

3
三支火把

SANZHI HUOBA

管 桦 著

BBV16/10

三支火把

管 桦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共包括有第一課、白馬山、三日拘留、三支火把、盤山日記、小瓦匠等十二個短篇。這些小說都是以抗日戰爭時期冀東地區的对敵斗争為背景，歌頌了八路軍、游擊隊、民兵以及廣大人民群众的机智勇敢和乐观頑強。但每一個故事內容都是不同的：有的是寫游擊隊員怎樣机智地深入虎穴救同志；有的是寫我軍怎樣在敵人的重重包圍中化險為夷；有的是寫幾個民兵怎樣突進據點俘虜了几百個敵人；……各篇中所描写的英雄人物和斗争事迹都能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三 支 火 把

管 緯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天津市錦州道六号) 天津市書刊出版登記證出字第005号

天津市第一印刷厂印刷

天津市新华書店發行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張 5 1/8 字數99,000

1958年9月第1版 1959年9月第2次印刷 印次 11,451—29,460

目 录

第一課.....	1
台馬山.....	20
三日拘留.....	24
三支火把.....	43
盤山日記.....	49
小瓦匠.....	58
二十八宿.....	77
渴.....	82
白乙化.....	102
党二扁片.....	107
路上.....	123
魏家女人.....	148

第一課

曠野在火熱的太陽下蒸發着。在無邊無際沒到膝蓋的莊稼的綠葉上，在楊樹林的園頂上，在遮掩着野花的小河上和遠方的村落上，有昏蒙的塵霧在顫動。幾片被熱風扯得零亂的云，躲藏到遠方藍色山峰的背後去了。每一塊莊稼地里，都時常有人探出頭向四處眺望。土崗上的楊樹林，也有人們在那里出沒。去河邊喝水的人，彎着腰，沿着田間的小路奔跑。莊稼被熱風吹動時沙啦沙啦的響聲，小河嘩嘩的流水聲，以及田野里人們呼喚的喊叫聲，都被東邊暴風似的機關槍聲淹沒了。日軍和偽軍正在東邊一帶圍莊。不知藏在哪塊莊稼里的孩子，由於惊吓而發出的啼哭聲，更增加了這曠野的緊張情勢。

我躲藏在一塊長滿蒿草和野花的坟地里，不住的从露出黑色棉絮的破被上抬起头來，向四處窺探。咳，本來昨天下午把信交到縣長手里以後，就可以向北開步走，回區黨委啦，可是，縣長要去區黨委，說我跑交通道路熟，非叫我跟他一塊走不可。他還得到南邊一帶村庄布置兩天工作，叫我在四

虎村等他。現在，我上不着天，下不着地，餓的我肚子像開了鍋似的咕嚕嚕响。這些日子，我送信跑了好幾個縣，穿過一道道敵人的封鎖綫，沒有睡一次好覺。夜里在這野地里睡覺，受了潮氣，渾身骨頭節酸痛。一點也不解乏。

我躺在唯一的一棵小榆樹底下，讓它稀疏的枝葉，給我遮擋着火似的太陽。我把兩只鞋扣在一起，放在手槍上，當做枕頭。我埋怨四虎村那個兩條長腿有點駝背的武裝班長，我甚至咒罵起他來了。肚子餓的這麼咕嚕嚕叫，叫一陣我就把那村子咒罵一陣。為甚么偏把我領到窮的叮當响的張二奶奶家去不可呢？雖然張二奶奶的熱情，使我感到就像回到家里，但，她越是熱情越使我心中不安，覺得不該增加她的負擔。比如說，周家大院就不可以去嗎？深宅大院掩護起來也方便哪。周家有滿倉的糧米，他應該招待八路軍，他應該負擔點。別說我一個人，就是開進兩個連隊去吃幾天也算不了甚么，不在乎。拔根汗毛比張二奶奶的腰還粗呢。而且，你們知道，周福祥還是我的表姑爺呢。八路軍再加上親戚，你們想想，他會怎樣的招待我，他會怎樣的掩護我。如果在我表姑爺家里吃飯，怎么也不會餓成現在這個樣子，你們想想看，昨天晚上我在寡婦張二奶奶家里吃的是甚么樣的小米稀粥？不是粥，簡直是米湯，是開水。不怕諸位笑話，撒過几泡尿，這肚子就像漏氣的皮球一樣癟了。

東邊的機關槍，還在噠噠噠噠的响。我睡着了。

我被火辣辣的太陽晒醒。睜眼瞧瞧，小榆樹的陰影不知道什麼時候从我身上轉到老遠的地方去了。我坐起來，撩起

衣襟，擦擦臉上的汗水。歪着腦袋，听听东边的槍声，响的不那么乱了，只有一声兩声砰叭的步槍声。我仰臉眯縫着眼睛望望太陽，已經到了下午。再看那田野里躲藏的人們，似乎也少了許多。我站起来，跳到一边，又把被拉到树蔭底下，坐下来，望望西边遮掩在叢林里的四虎村，昏蒙的塵霧中，閃露出白色的粉牆。一棵發黑的圓形树頂，聳立在村落的上空。壓在那里靜靜的盤旋。大路和小路上都有人向村里走去。

四虎村平安無事，那里又不是敌人回据点必經的大道，一般的說，敌人下午又不圍庄。我为甚么像个傻小子似的挨这份餓？不瞞諸位說，我的头已經餓的有点昏旋起来了。我四肢無力的重新躺下。热風吹过来，小榆树稀疏的陰影，在我的臉上晃动，我閉上眼睛。

“我不能像个傻子似的在这里躺着挨餓啦。最糟糕的是，我夜里出来沒有告訴村干部，他們不知道我在这兒。”我想，

“在这大扫蕩的时候，敌人不断的出發，要是不敢进庄，就一輩子也別想吃上飯！”

鬼迷住了我的心窍，讓我有这种念头。

我坐起来，穿上鞋，蹲在一边，把手槍插在腰里，把被子折叠起来，拍掉沾在上面的草叶和泥土，戴上那頂用葦眉編的傘形草帽，挟着被向四虎村走去。有时候慢踩着庄稼地，有时候沿着田間的小路。

我决定到我的表姑爷家里去吃飯啦。

我走上高高的石阶，用手推推油漆大門，上着門。我丁当地扣响鉄环，叫道：

“表姑爷开门——表姑爷！”

我的声音一声比一声高。最后，已经直起脖子喊叫起来了。隔壁排子门走出一个老太太，嘴里含着长杆烟袋，伸过头来，眯着眼，仔细地辨认我。提着我的小名儿，低声说：

“哟，这不是南庄的大顺吗？”

“对啦，”我说。“大娘的眼力真不错。”

“走吧，到你大娘家里去吧！”老太太向我招手说。

我含笑谢绝了她。我说：

“到我表姑爷家里吃饭！”

大概她听我的口气，就像我的表姑爷已经给我做好了饭，專等我来似的。于是她转身进院里去了。我丁当地叩着铁环，刚刚直起脖子来，张着嘴巴要喊，就听里面擦擦的脚步响。

“谁呀？”门里粗声粗气的问。

“是我，开门吧！”我说。

我听到抽门闩的声音。匡浪一声，大门开了。一个肥胖的老头儿像堵墙似的站在门里。小圆眼睛好比两颗山楂果，脑门扁平，光秃秃的大头，油光的皮色；一对肥大的招风耳朵，活像罈瓶上的鼻儿；嘴唇薄得看不见，胡子很稀拉。穿一身灰色紡绸褲褂，手里拿着真正翡翠嘴的烟袋，浑身上下都现出那种文明乡绅的气派。你们知道，这就是我的表姑爷。

他先望了我一眼，然后探出头，扭转着脑袋，望了望大街，缩回头去，小眼睛滴溜溜转动着，在我的身上扫来扫去。

“甚事儿啦？”他用眼光这么问我。“大喊大叫把我老人家给请出来？”他皱起来的眉头这么表示。

“表姑爷，”我說，“您胖啦，發福啦。”

我說着抬腿往里走。可是，他仍旧像一堵牆似的擋在面前。我只好收回脚步。我想，他大概還沒認出我来。要么就是他不知道我已經当了八路軍，以为我是跑反到四虎村来的。

“表姑爷，您不認的我吧？”我含笑說，“我是……”

“啊啊哦哦！”表姑爷用他胖得像發腫的手背，揉了一下眼睛，使勁眨了兩下，伸着他短粗的脖子，仔細地打量着我。仿佛他这才認出来似的，叫道：“認出来啦，認出来啦。听說你前两个月当了八路軍！”

可是，你們知道，他仍旧沒有讓路。仍旧像一堵牆似的站在那里。而且，我看出他做出准备动手关門的神情，就好像我叫开門，是为了叫他認認我似的。他臉上的神色表示出，我應該走了。

“做点飯吃，”我說，“兩頓沒吃飯啦。”我已經現出不耐煩的样子。

我的表姑爷臉色立时变得蒼白。他惊慌地朝門外扫了一眼，弯下腰，对直地望着我，低声說：

“你的胆子可真不小，大天白日就敢进庄！”

我明白了，他想把我吓走。我的表姑爷要把我吓走。你們知道，出他的后門口就有一条小河溝，直通曠野。如果来了敌人，就可以沿着溝坡跑出去。可是，他想把我吓走，这是我沒有想到的。他这样迎接我，不由我心头火起。

“怕甚么？”我把手槍向头上举起来，晃了兩晃，挺起胸脯，大声說：“敌人来了就打！”

“唉呀呀，我的天！”表姑爷跳出門，扯住我的袖子往下拉，“嘿，暴露目标，暴露目标！先請到屋里吧！”

“謝謝你，我到哪里都可以吃飯。我有糧票，我吃的是公糧。再見吧！”我本想这么給他一个教育，讓他下不来台。可是我沒有这么說。因为我已經看出来，我轉身一走，正中了他的鬼計。

他把我讓进去，反身关了門，領我进了西屋。明亮的大玻璃窗，外面一盆夾竹桃，茂密的枝叶，遮掩着半面窗子。炕上，鋪着同炕一般大的羊毛氈子。炕桌的兩边鋪着涼席。粉白的牆壁上，挂着楊佐才的字画，和县城里哪个小名人画的八仙过海。还有像片，那是国民党的时候他和乡紳們一起同縣長、警察局長、教育局長合照的，都分別鑲在玻璃鏡框里，排列着悬挂在牆壁上。地上有八仙桌，雕花的太师椅，紅漆的衣櫃上摆着座鐘，滴答滴答的响。清靜、涼爽、雅致。在这里吃上一頓飽飯，睡上一覺，再好沒有啦。

“上炕，上炕！”我的表姑爷一面匆忙地扫着涼席，一面用那种贊嘆的語气叫道：“不容易呀！不容易呀！这么小小年紀，还不到十八岁吧？为国为民奔波勞碌，上炕，上炕吧，我叫他們去燒水。”

我把那条破被放在太师椅上。他的虛情假意，怎么也掩盖不住那种勉强的态度。他的接待使我这样的不痛快，嘿，我是太不痛快了。

我的表姑爷出去了。我臉朝外側着身子躺着。手槍放在面前，皮套挽在手上，閉起眼睛，似睡不睡地等着喝水吃飯。

可是，一个鐘头过去了，水、飯都沒有来。我用一只胳膊撑着身子，抬起头，望望窗外，嘿，不錯，給我烙餅啦。知道嗎？他們把餅烙出來啦。从正房屋东边冷灶鍋席棚里走出一個老太婆，我的表姑奶奶，怀里抱着一个大碗，盛着滿滿一盤烙餅，扭达扭达地进了正屋。大概再等片刻，炒个菜，就該吃飯啦。

我看見表姑爷来了。还用說嗎？这是叫我到正房屋去吃飯。我跳下炕，唉，覺得腦袋一陣昏旋，餓坏啦。我拿起草帽，这时候，表姑爷掀帘子进来了。他臉上現出惊恐和不安。我得說，这是他进屋以后才有的神情。他弯下腰，伸着脖子，眨着小圓眼睛，压低嗓音，向我說：

“我說話你可別見怪，我不是不留你，”他一手指着东边，
“敌人还没有回据点，你在村里可不太安全。”

“先吃了飯再說，”我說，“餓坏啦。”

“嘿，不能这么大意呀！”表姑爷在惊慌中还加了点長輩的教訓口气，“做事要想周到点兒。万一敌人从这里路过呢？我說話你別多心，只要他們来了必进这个院！”

“表姑爷！”我說，“吃了飯就走。”我皺起眉头，現出我的不滿意。

我的表姑爷用巴掌拍了一下大腿，露出那种受了誤会的委屈的样子，說：

“难道我怕你吃飯嗎？做飯的伙計不在家呀。現在还不是做飯的时候。”

“隨便吃点現成的甚么都可以，”我說，“餓坏啦。”

“嘿嘿，甚么吃的都沒有。”我的表姑爷就像那种外貌温

和心地歹毒放印子錢的人一樣，露出一口又少又黑又吓人的牙齒，抱歉地笑道：“做飯的伙計不在家呀！”

你們听听，明明有剛出鍋的烙餅，他瞪着眼說甚么吃的都沒有。

“那么，”我說，“我走。”

我抱起那条破被，一直出了大門。走下台阶的时候，听背后匡浪一声，回头見大門关上了。我恨恨地朝大門橫了兩眼。我真想轉身回去，叫开大門，大声的、痛痛快快地教訓他一頓。呸！我沒有你这份亲戚！等着舔日本鬼子的屁股去吧！嘻皮笑臉地叫特务打脖子拐去吧！老頑固派！死葫蘆头！

我像个傻子似地生起气来了。我沿着大街往前走。我看見路南那个稀結編的排子門。日晒雨淋得已經發黑的差不多塌毀了的排子門。牆头上長滿野草，寡婦張二奶奶家的排子門。

我从排子門的縫隙伸进手去，摸索着，拿开扣在柄上的鉄环，推了推，偏着身子挤了进去。

張二奶奶正臉朝里坐在門坎子上洗衣裳。听到脚步声，她轉过臉来，你們知道，她老是大声的喊叫：

“哟，这孩子，怎么这个时候才上来？”

她伸着湿湿的手，把被抱过去，閃到一边，讓我进屋。她跟在背后說：

“誰得罪了你？大嘴撇的可以拴只驢！”

她把被扔在炕上，撩起衣襟擦着手，听着我上面提到的这一段述說。

“瞧不起你二奶奶哟，不到你二奶奶家来。”她兩眼对直地

望着我，把嘴角向下拉着，做出差人的表情，拉長了声調說：“兩眼看着人家的高門樓，可是碰了鼻子啦。”

“他家有的是糧食，應該招待八路軍。”我說，“抗日工作有錢的出錢，有力的出力，他也應該担負点！死葫蘆头！”

張二奶奶看着我生气的样子，她笑了，露出整齐的牙齿和發黑的强健的牙床子。她的窄小的眼睛眯縫起来，眼角上皺起数不清的蛛網般的皺紋。她已經五十多岁的人了。頭髮已經有点淺淺的灰白色，不大的圓圓的髮髻墜在她的腦后。补着补丁的毛藍褂子，后脖領有一塊被髮髻油得污黑了。

“等着，二奶奶給你做飯！”

她掀帘子到堂屋地上，听她叫道：

“小子！到村东头去告訴崗哨一声，有事来报告。你也在外头了了哨吧！”

对屋一个女孩回答的声音，接着騰騰騰騰脚步响，出門去了。

你們知道，这小子就是她仅有的一个十四岁的小姑娘，大概她盼望男孩，却偏偏生了个女孩，因此，她也就偏偏起了这么个奇怪的名字。她老是叫得这么响，就像她真有个兒子似的。

張二奶奶忙着做飯。“小子”的爷爷点起茶炊，蹲在堂屋燒水。这个老头兒有点駝背，很高很瘦。他老是沉默得像塊石头似的。他不声不响地燒开一壺水，就不声不响地出后院放哨去了。

我喝了差不多整整一壺水。半躺半坐地靠着露出黑色棉

絮的破被垛，望着櫃后面牆上挂着的菩薩像和前面爐碗里插着的香。聞着那股香灰味，瓮里的酸菜味，和被里發出的油泥味，我漸漸的閉起眼睛，打起盹兒來。忽然听到窗外張二奶奶的聲音：

“大嬸子！大嬸子！”

我側過臉，從窗口望去，見張二奶奶蹬在靠牆的鷄窩頂上，手扶着牆頭，向那邊呼喚。一會兒她的對面露出一個鬢髮花白的頭，張二奶奶低聲地說了几句甚么，那花白的頭便縮回去了。一會兒從牆那邊送上一個大瓢。張二奶奶接過來。當她跳下鷄窩的時候，我看見了，你們知道，滿滿的一瓢白面。我下炕向堂屋奔去：

“二奶奶，您怎啦么？這是……”

“給二奶奶燒火！”她向我下了命令：“燒火！”

我蹲在灶邊，往灶里添着柴，暗暗埋怨自己，咳，為甚么把烙餅的事告訴她？

我添着柴，看見她毛藍褂子的背後，都被汗水濕透了。髮髻松垂下來。她不時地用手背把從額頭上掉下的一縷灰色的頭髮擦上去。她的鼻子上滲出大粒的汗珠。

几張餅，放在抹了油的滾燙的鍋里了，嗞嗞的响着。她直起腰來，透了一口氣，低頭擦起衣襟，擦着臉上的汗，叫道：

“孩子，給二奶奶裝袋烟來！”

我進屋，從炕頭上拿過烟袋，用烟鍋把烟筴籬從炕里勾過來。剛剛勾到身邊，就听前院騰騰騰騰腳步响。我的心騰地跳了起來。在打游擊的時候，有这样的腳步聲，不會是別

的事。我扔下烟袋，提着槍，跑到堂屋。只見張二奶奶的小姑娘臉色蒼白，急促的喘着氣，瞪大兩只被吓呆了的眼睛，叫道：

“敌人来啦！过了村东的岔股道啦！”

我抬腿要向外跑，張二奶奶扯了一下我的袖子，叫道：“进来！”我跟她进屋，她到牆角拿过一把鋤匆忙地遞給我：“扛着，快跑！”

我接过鋤頭。在短短的時間里，我看見張二奶奶咕咚一聲跪在地上，兩手撐着地，對着菩薩低下頭，禱告起來：

“大慈大悲，保佑……”

直到我跑到院子里，還聽到她的禱告聲：

“……保佑同志……”

我一手扛着鋤頭，一手提着槍。你們知道，槍是用草帽遮擋起來的。無論從哪里看，我提着的只是一頂草帽。

我跑出西街口，跳過一個干了的土溝。漫蹣着地，向楊樹林走。你們要知道，我已經從飛快的奔跑，變成了一步一步的走啦。因為南北地裡都有了敵人。最遠的也不過二百米。如果由於我的驚慌而被他們發覺，我的全身立刻就會被子彈穿得像篩子似的透眼兒。我像下地幹活的莊稼人那樣，不慌不忙地往前走。

你們知道，敵人是車子隊，他們正在成鉗子形的往一起合攏。

“這算糟啦，”我暗暗叫道，“出不去啦！”

二十多個穿白汗衫騎自行車的日本鬼子，已經把這西面

的豁口堵住了。有几个下了自行車，仰臉直望着我。我还清楚的看見有兩輛自行車上都綁着机关槍。我还看見一个鬼子掏出手絹擦汗。

我来了个向后轉，一面走，一面打种种主意，不論怎么想，我的事情是完全糟了。因为我是完全落在敌人的網兜里了。

我跳过土溝，望望东边的敌人还没有进街。回头瞧瞧西边的敌人被土溝的堤岸遮擋着。这给了我机会，我撒开兩腿又奔跑起来。

“藏起来，只有藏起来！”我想。

我的表姑爷，正开門伸出头向街上探望，見我从西跑来，他猛然縮回身去，从他的臉色，从他的眼神看出来，他是多么怕我跑进他的院里。也許他真的以为我是奔他的門口来的，匡浪一声，他把門关了。我跑过兩個門口，还听到他插門門的响声。

我折轉身进了路北一个敞着的排子門口，几只鷄，扑楞着翅膀，嘎嘎地叫着，往牆角跑去。我一直的跑向后院。堂屋有兩個妇女，早閃到一边給我讓路，一个向后指着叫道：

“往后跑！”

我把鋤头扔在堂屋，我簡直像射出弓弦的快箭一般，眨眼間出了后院的小排子門。

这是一个小小的菜园，迎着排子門有一个泥抹的草棚子。我探头望望里面，堆着一半谷草。我可以跳进去，鑽在草堆里。可是这兒离排子門太近，敌人出門口第一眼就是它。

我又向东跑去。东边是一块黄瓜架和豆角，还有一口井。再向东就是土牆了。靠牆根还有兩棵棗树，一棵小桃树。我轉身到西边，嘿，靠牆竖着一堆秫秸，它在草棚后面六七步远，而且是一堆很大的秫秸垛。我扒开一道空隙，鑽了进去。然后反手把空隙遮擋起来，嘿，不錯，里面的地方，我可以不費力气地蹲下来。

我的渾身都被汗水湿透了。我低下头去，在袖子上擦掉臉上的汗。就像小时候捉迷藏那样，在里面蹲着，屏住气息，用全副精神和耳力去細听外面的响动。

你們知道，街上已經有了敌人的喊喝声和杂乱的脚步声。但是沒有响槍。我听到隔壁櫃板砰叭的响。不知誰家的鷄，嘎嘎地叫着。讓鬼剝了他們的皮，該死的強盜們又搶劫啦。在西边我背后不远，有拉动槍栓和喊叫的声音：

“回去！再走我就开槍啦——站住！”

我計算着这个崗哨离我多远，他在甚么地方？我計算着隔几戶人家的后院外面就是一条大道。該死的，就在那里哪。他老是用女人一般的尖嗓子叫喊。你們知道，我又听到从几个地方傳来的喊喝声。他們三步一崗，兩步一哨，無論从哪里也是跑不出去了。

我一直蹲到天黑，听敌人在甚么地方喊叫：

“站住！口令！”

得，該死的們，發下口令来了，这就是說他們決定不走啦。我腦子里寻找出路，从后院走嗎？不知道哪里有崗哨撞到敌人怀里可不大妙。我想到張二奶奶家，出后門就是庄